

父亲的菜园

◎赵红霞

一畦畦绿油油的韭菜、一行行紫晶晶的茄子、一排排娇滴滴的小尖椒、一根根水灵灵的黄瓜、一个个红彤彤的西红柿……细细长长的豇豆垂挂在藤蔓间，憨憨笨笨的冬瓜匍匐在地上打滚，绿意盈盈的茼蒿在微风中翻滚着绿色的波浪。

热浪滚滚的盛夏时节，在故乡那风光秀丽的半山坡上，一方方姹紫嫣红、绿意盎然的小菜园，仿若一幅幅斑斓的画卷，惊艳了山后的闲云，明媚了宁静的山谷，让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和浓浓绿意。

山坡上，父亲那一块菜地最是枝繁叶茂，长势喜人。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一辈子都与土地打交道。年轻时，他是村上著名的“劳模”。家里的几亩农田被父亲侍弄得平平整整，就连地头的路，也是一马平川。庄稼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年年都是大丰收，我们家总要比左邻右舍多收三五斗。步入古稀之年，村上与父亲同龄的乡亲大都赋闲在家，含饴弄孙，他却依然热爱劳动，喜欢在土地上割伤。用他的话说，不干点农活浑身都难受。后来，山上有块闲置的地，面积不大，

适宜种菜。父亲乐坏了，他急不可待地拿起铁锹、锄头，在山上山下来回奔波，开发菜园子。有一次，夜幕降临了，他还在酣畅淋漓地干活，忘了回家。

父亲不是诗人，也不是画家，他打造的菜园子，却充满了诗情画意。盛夏时节，花朵争艳、蔬果满枝，四周低矮的篱笆墙上，绿绿的丝瓜蔓缠绕在上面，金灿灿的花开满了园，山坡上一片金黄。园子中央是一棵石榴树，浓绿的叶子上点缀着一朵朵鲜红的石榴花。园子里茄子、菠菜、黄瓜、西红柿等果蔬，行行排排横亘交错，整整齐齐。园子最东边的拐角处，父亲挖了一个方方正正的蓄水池，把雨水存在池子里，等天热干旱时，浇灌蔬菜。水池边，几朵向日葵，面向阳光，露出灿烂的笑脸。园子里，黄花绿叶，蝶飞蜂舞，可谓是“绿色满园关不住，朵朵黄花出墙来”。明媚的阳光照在山坡上，落在菜地里，菜园宛若披上了金色的薄纱，耀眼夺目、缤纷璀璨。

夏风吹过，菜园拉开了大合唱的序幕。父亲像个指挥家，粗糙的大手一挥，各种蔬菜好似听到了指令，在园子里欢快恣意地疯长，争先恐后、热热闹闹。丝瓜是菜园中的大美女，纤细嫩绿，头上还别着黄色的发夹，惹得旁边的冬瓜鼓起了圆鼓鼓的肚子；豇豆是菜

园里的小丫头，长长的头发垂下，在绿叶中生长；茄子披着一件锃亮的紫色外套，用粗粗壮壮的外表彰显自己的阳刚之气；黄瓜是最招人喜欢的，花是漂亮的黄色，配上青葱葱的茎蔓，显得极为俊秀；红薯秧的叶子，深绿深绿的，层层叠叠、郁郁葱葱；一株株绿油油的玉米秆，几缕红缨俏皮地露在包裹玉米的绿衣外；苦瓜的肌肤皱巴巴的，就像个小老头，可是花却开得很漂亮，小小的黄色花瓣有五片，每一片都舒展地打着卷，纤尘不染、超凡脱俗……

这个菜园，是父亲的生活乐园。多少个朝朝暮暮，他和母亲一起在园子里精耕细作，浇水施肥，聊着家中琐事，活着幸福生活。这个场景，不就是陶渊明笔下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生活吗？多么令人羡慕、让人向往。年年岁岁、春夏秋冬，菜园都生机勃勃、满园飘香。前年的那个冬天，母亲撇下父亲和儿女，去了一个没有病痛的地方。从此，菜园就只有父亲孤单消瘦的身影。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一个人上山种菜、浇水施肥。打理菜地、洗衣做饭，忙忙碌碌，不知疲倦。他把对母亲的思念和对儿女的牵挂，寄托在劳作中。母亲生前最爱菠菜，他便种了一大片绿油油、胖嘟嘟的菠菜；母亲还喜欢吃红萝卜，夏末秋初，他就开始平整土地，买上好的红萝卜籽，撒在土里……也许，这就是父母的爱情吧。有时，想到

孤独的父亲在暮年之时，还能拥有这样一方田地，能有个精神寄托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、丰衣足食、自得其乐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！

我很喜欢父亲的菜园。流连在菜园子里，蓝天、阳光、空气、土壤都包裹着我，我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忘却了一切烦恼和忧伤。喜欢穿梭在菜园里，仔细观察嗡嗡忙碌的蜜蜂，静静倾听黄瓜拔节生长的声音，周围写满了绿色与收获的诗篇；喜欢坐在园子的石榴树下，和老父亲、姐妹们一起回忆与母亲相伴的快乐时光，闲聊瓜田李下的桑麻农事，摘成熟的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、豆角。夕阳西下，倦鸟归巢时，听着松涛、看着流萤、哼着小调，我们走在回家的山路上，任凭晚风吹起秀发……

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”立秋后，微风轻拂过的菜园，轻柔、清新、凉爽、安谧。园子里，老父亲提着水桶，拿着水瓢，躬着背、猫着腰，为那些努力生长的蔬菜浇水，目光专注、一丝不苟。一缕阳光洒落下来，晶莹的水花闪烁着五彩的光芒。看那些水灵灵的蔬菜吮吸着甜滋滋的汁水，我感受到了旺盛的生命力和茁壮成长的力量。阳光下，老父亲精神矍铄、容光焕发，饱经沧桑的脸上还泛着淡淡的光泽。这一刻，我觉得，有个菜园的人是世间最幸福的！

沉默的碌碡

◎李林科

每次回家，我都能看到静卧在家里院子土场下面的碌碡，这碌碡已闲置了十几年，紧挨地面的那部分早已与泥土成为一个整体。碌碡，这样一个笨重的物件，却是过去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件农具。

碌碡很有沧桑感，两头的“蹄窝”磨得光溜溜的，浑身沾满了泥巴，很是笨重，两头细中间粗。刚开始放在那的时候，稍微用力一掀就“骨碌碌”地滚动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父亲就找了两块碎石支撑。

村里老人说，这个碌碡有些年头了，打磨了半个月时间后，又请木匠量好尺寸做了个“拨架”套上，牵着大青骡费了很大劲才拉回来的。那个年代，交通运输业非常落后，要把这么沉重的东西拉回家，难度可想而知。岁月如歌，时代的发展势不可挡，碌碡的辉煌如今已成过眼云烟，每每看到静默的碌碡，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……

碌碡是庄户人家必不可少的一件农具，每年到了夏收时节，碾麦子的时候，它就派上了大用场。天还没亮，母亲和父亲就忙活不停，把麦捆解散，平平整整地铺摊开来，等到日过竿头，平地就会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这是潮湿的麦穗和麦秆向太阳的妥协，是它们经受不了炙烤发出的抗争。

父亲早早给两头牛吃饱喝足，把牛从圈里牵出来。大

阳像大火炉悬在头顶，父亲说，这个时候碾场是最好不过的了，能把麦子碾得干干净净。父亲牵着牛的缰绳，在打麦场一圈一圈地转。手还拿着一个大笨篙。这笨篙是用来接牛粪的，父亲说，碾场不能一心二用，要时刻瞅着牛的尾巴，当牛尾巴翘起来的时候，就赶紧把笨篙伸到牛的屁股下面。记得那时，幼小的我坐在场边的树荫下，一听到父亲的召唤，就赶紧跑过去用笨篙接牛粪。火红的太阳把人晒得晕晕乎乎的，父亲的脸颊和衣背布满一道道白白的汗渍。再看打麦场，起初还趾高气扬的麦子被碌碡碾压得服服帖帖、平平展展，这时，只能算是把第一遍碾完，后面还要经过翻场、起场、扬场等一系列工序。

笨重的碌碡虽然只是一块被雕琢过的石头，在农事中却至关重要，它默默地完成了它的使命。有了碌碡，就有了农家的丰衣足食，也就有了粮食的颗粒归仓。翻场过后，也就到该吃中午饭的时候了，父亲说让麦子再晒一晒，让牛也歇一歇。树荫下，牛儿吃饱后悠闲地反刍，尾巴不停地摆来摆去，拍打着身上的牛虻。

星移斗转，沧海桑田。如今，各种高效先进的农业机械应运而生，层出不穷。碌碡作为一种原始的农业工具，已经被岁月的尘埃无情地淘汰了，偶尔看到，竟也勾起了曾经的点滴记忆。

涝池

◎尚海军

走在渭北旱塬上，发现村村都有一口圆圆的、镜子似的大涝池。涝池是一道亮丽的风景，它装着一代又一代旱塬人美好的梦。

记忆中，乡村子子的涝池在大路边上，像一条大肚子的蝌蚪。它紧靠一道高高的土塬坎，到了雨季，那些能把村庄雕琢得千疮百孔的暴雨，就沿村道一头扎进涝池里，像是性情刚烈的马儿被收进了圈舍，不再由着性子乱蹦，让村庄多了一份平安。此时，涝池亮闪闪的水面，倒映着蓝天白云、梧桐树，以及洗衣的村妇、饮水的牛和光腴的儿童，涝池就像村子水汪汪的眼睛。

塬坎上的那几棵梧桐树，两个小伙才能合抱住，树旁经常会有流着鼻涕的小孩，挤成团躲避家长的寻找。若是梧桐树的花儿开了，涝池四周会散发甜甜的清香，引得蝶飞蜂舞。涝池岸上，毛茸茸的荆草中间夹着车前子、蒲公英、地丁草、黄的、紫的、白的小花竞相开放。

清明前后，遇上干旱天气种瓜点豆，土窝窝里的种子就生不出芽。这时候，涝池就派上了大用场，成了哺育村庄的甘露。大人和小孩成群结队，肩担、手提、车拉，一趟趟将水运往田间，点一粒种子浇半瓢水，庄稼人的心得到了滋润，瓜果蔬菜也有了指望。

到了夏天，“小不点”们自然百无禁忌，赤条条地扎进涝池里，扑腾得水花四溅。有些半大孩子蹲在涝池岸边，斜睨挥舞着棒槌捣衣服的大人，着实等不及了，便会

捡起一旁的长竿子故意搅浑水，逼迫她们鸣金收兵。大妈们笑问，“怎么，害羞？”大人们一把将孩子揽到怀里，三两下剥掉衣裤，赤条条地扔进涝池，梧桐树上的喜鹊也被逗得喳喳大笑。

到了秋季，成熟的麻被装车拉回来，扔进涝池里，麻在水中冒着泡儿。这段日子里，细腿的蚊子扎堆来涝池展示轻功，密密麻麻的水圈儿像雨滴乱洒。长尾巴的红蜻蜓扇动透明的翅膀，侦察机一般在涝池的上空盘旋……这也是一年中最后的游泳时光。秋凉了，涝池就被大人列为禁区。顿顿吃饭时，大人们都会扯着嗓子朝涝池这边呼喊孩子。喊也不归，便会赶来将其逐上岸，扯住耳朵拽回家去。

麻沤好后，需要一捆一捆捞出来立在涝池边沥水。晒干后，冬闲时将外层皮剥下来，捻成麻绳，织成麻袋，乡村的自给自足便体现到实处。待涝池水干涸，黑黑的淤泥会被一锹锹挖出来搅成堆，晒干、敲碎，来年春天作为追肥撒进麦田里。过不了多久，黑油油的麦苗，就会随风摇摆。

冬天来临，大雪刚一停，各家各户就出门扫雪，一堆一堆的雪，无论远近，都会被一车车倒入涝池中。融雪的日子，村庄的院和路都会干干净净，而涝池则又泛起一塘清水，等待滋润干旱的土地。

而今，我已远离家乡，远离家乡的涝池，寓居于城市尘嚣之中，总会想念老家，想念老家那一汪亮闪闪的池塘。

守望

◎王晓霞

知道你们城里人喜欢这个。”

这位爷爷已经八十五岁了，可他拄着拐杖，依然满眼欢喜地看着这片土地，就像阅兵一样检阅着地里的庄稼。经过每一块土地时，他都要停下看看，似乎在甄别谁家玉米长势好、谁家的黄豆地有虫子，又或者哪家的果园打理得更好。

“我每天都来地里转一圈，远的走不动，可这家门口谁家地里种了啥，我一清二楚，哪块地里长了啥野菜我也都知道。”

老人边走边说，还时不时地停下来，放下拐杖，双手小心翼翼地摸摸饱满的玉米棒。看着他欢喜的眼神和虔诚的动作，我突然明白，在我眼里玉米是食材，但其在老人眼里，粮食是活着的底气。

夕阳的余晖下，老人颤颤巍巍的身影愈来愈远，可我似乎在这余晖中，看到了我的爷爷。

那些年，我总想不通为什么爷爷每天都要去地里转，而且必须扛把锄头。即便爸爸和叔叔坚决反对他下地干活，可是爷爷依然会天天下地。记得妈妈说，爷爷去地里转悠就像去生产队上工一样，只要不下

雨，一天不落。

所以此刻，我明白了，我的爷爷，还有刚才看到的这位八十五岁的爷爷，以及更多的乡邻长辈，他们就是土地的守望者。他们和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，每天踩着坚硬又柔软的土地走一圈，看着地里的庄稼茁壮成长，这才是他们认为的踏实日子。

很快，我挖了一篮子野菜。快到家时，看到老人坐在我家门口的合欢树下休息。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：“爷爷，我不是什么城里人，我是咱村的。”

老人呵呵一笑：“这女子，我没看错！出去二十多

年了，回来还是一口地地道道的家乡话，从不在我们面前‘溜’普通话！”

“听说这个女子还会说英语呢！”旁边另外一位爷爷补充道。

我，两位老人口中的“女子”，和许许多多在外奔波的异乡人一样，一有时间就想回来，想在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上踏踏实实生活几天。穿着朴素随意的衣服，吃着心心念念的家乡饭，说着亲切无比的家乡话，遇见最亲最爱的家乡人。就像老人守望着的土地一样，其实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守护着我们淳朴美丽的家乡。



回家的日子很随意，很舒适。

一旦踏进村子，每一餐饭食都在唤醒深藏于心的味蕾记忆。地里的野菜是我最想念的，于是我穿上拖鞋，戴上老爸的草帽，挎上妈妈留下的篮子，出门只需走二百多米，就到了屋后的那片田地。

炎热的天气，我只想挖些苦菊回去制作浆水，一碗浆水面，足以火解暑。

来到地里，目光定格在那几亩油菜上。喜欢葵花，不仅因为它具有观赏性，更因为葵花籽可食用。虽然太阳下山后，朵朵开得灿烂的、金黄色的葵花都低下头休息了，可我依然能想象，它们迎着太阳的坚定与骄傲。我也喜欢那一片连着一片的玉米地，茁壮的茎秆、碧绿的叶子、饱满的果实，都让人充分感受到“欣欣向荣”的全部含义。看着生长着的玉米，我在想，玉米满足了多少人的味蕾啊，熟了之后掰上几个，晚上在院子里生堆火一烤，想想都美。

就在我陶醉之时，突然听到有人和我说话。

“女子，你是在挖苦菊吗？那边的玉米地边上，路的左侧，有好苦菊，很嫩。”

“爷爷，这您都知道啊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了，如果你想挖蒲公英，往前走两个田埂，那个苹果园里有很多，我